

技术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研究

——以藏族大学生为例

王国华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弱化的现实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技术支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模型,该模型包括信息技术活动、自我效能感、技术支持、评价反馈体系、保障体系等内容。在模型指导下开展实践,通过准实验研究发现:(1)实验班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整体有所提升,社会与文化动机维度的变化更为显著;(2)通过对学习过程中反思日志的质性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呈积极提升趋势。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00(2020)06-0050-10

DOI:10.13927/j.cnki.yuan.20210208.005

信息技术与民族教育的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方式,又是实现教育信息化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更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现代化推进的全局战略。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水平对其学业成绩以及未来的就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水平的核心因素。技术支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问题研究是信息技术与民族教育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将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研究相结合,解决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中的问题,无论是对社会层面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体层面都具有一定价值。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弱化的原因分析

国家通用语学习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的动机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习动机的强弱和持久性对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学习效果产生重大影响^[1]。阿孜姑丽·司马义通过对少数民族预科生的调查发现,超过26%的预科生存在心理适应问题,成为削弱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重要因

素^[2]。刘小丽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是影响其国家通用语学习效果和学业成绩的重要原因^[3]。王娟从认知、情感、行为倾向3个维度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语言态度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双语教学所持态度差异巨大,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并不强烈^[4]。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较弱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 文化情景的疏离降低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使用意愿

文化是个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精神的真实体现,更是个人参与社会交往与互动的重要认知基础^[5]。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浓浓的民族文化浸染了其从出生到进入高校前的全过程,因而其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及亲近感。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气候恶劣、环境闭塞的边疆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虽然互联网已将其带入现代社会,但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仍然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社会的陌生感。巨大的文化差异会对其文化心理产生巨大冲击,于是就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进而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维度、影响因素及整合技术的干预策略研究”(编号:5101109171144)。

【作者简介】王国华,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与学习体验。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远离家乡的文化情景,这种文化疏离感不但带来了文化适应障碍,也降低了其使用国家通用语与其他人交往的意愿。

(二) 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忧虑感阻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使用态度

语言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变迁意味着文化的改变,也会更进一步促使文化发生改变^[1]。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整体性及主体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有的传承机制及其自我保护机制逐渐弱化,传统民族文化逐渐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带来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忧虑。从传播学角度来讲,相比较于社会主流文化,民族文化处于传播的弱势地位,更容易受到主流文化影响而改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上述内容的忧虑必然对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产生负面影响,如何消除民族文化忧虑感,是提升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有效途径。

(三) 自我效能感低下削弱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情感表达的积极性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而言,其自我效能感普遍较低,对其学习及生活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不同自然及社会环境对民族群体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身处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民族一般具有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而身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经济落后地区的民族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则会表现出内敛、内向的特征^[2]。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能力基础对其自我效能感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语言环境及文化氛围较为单一,对于其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能力产生消极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能力普遍较低^[3]。能力是自我效能感产生的主要基础,因而其国家通用语能力基础对其自我效能感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情感表达意愿的降低。

(四) 不同民族学生之间沟通不足弱化了国家通用语使用环境

语言所蕴含的最朴素的价值在于不同个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语言学相关理论,语言的输入、输出及互动是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理论上最佳的语言输入效果应该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的^[4]。由于安全感、认同感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少数民族学生的交际圈一般局限于本民族群体内部,而与其他民族的学生交际较少,从而导致国家通用语的基本交流功能被削弱,并因此削弱其国家通用语学习的积极性。

二、干预的理论基础

(一) 情景学习理论

情景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发生在工具、情景、人际交往相互交融的特定文化情境中,人类的学习行为涉及社会层面,具有特殊的社会意蕴。情景学习发源于真实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因素是情景学习开展及存在的必要条件;个体的社会及学习实践活动是情景学习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个体行为、社会文化、实践条件的互动过程是触发情景学习的重要条件^[5]。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过程中,需要关注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要素以及人际交往的文化情景创设,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特定文化情景中学习相关内容。

(二)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人行为动机的影响,注重社会环境、个人认知及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认为个人行为的产生是个人认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上两方面内容。而自我效能感则启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任务选择、失败归因、情绪改善等,提升其国家通用语自我效能感,进而有助于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提升。

(三)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阐释人类高级认知过程中的心理机能,包括主体、客体、共同体、分工、工具、规则等六要素,具有指导活动系统开展实践的价值。活动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有以下几点:第一,明晰了活动对个人高级认知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活动理论开展的相关活动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产生影响;第二,活动理论为干预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现成的要素结构及分析框架;第三,将交互概念引入活动理论模型,使得不同活动可以相互连接而形成更大的活动系统,为开放系统中不同民族大学生之间活动、互动及内容共享提供理论认知框架。

三、技术支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模型构建

本研究拟通过创建特定的文化情景、语言环境及交往互动场景,依托信息技术开展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及应用为核心内容的活动,拓展语言交互的时间及空间,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活动中感知国家通用语的价值及趣味性,对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产生积极影响。综合现实需求及理论指导,构建了技术支持的少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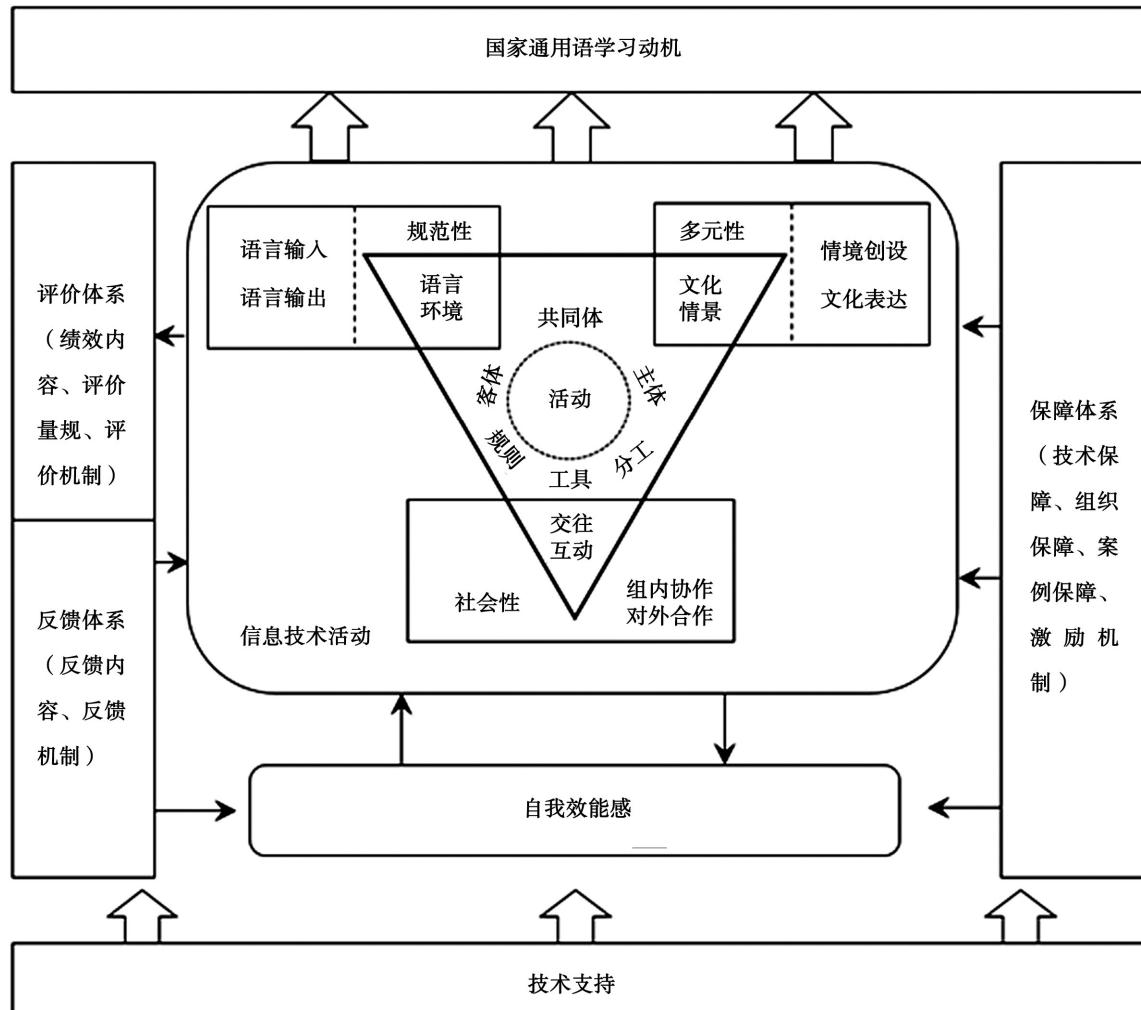


图1 技术支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模型

该模型以技术支持为基础、以信息技术活动开展为核心内容、以国家通用语自我效能感培养为关键点、以机制体系创新为保障、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激发为核心目标,该模型可以被理解为指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的理论框架。

(一) 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激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活动

1. 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激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活动要素分析

主体。在活动理论中,活动主体一般是指个人或集体,是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性条件,在活动理论中处于中心位置。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本研究的活动主体,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对国家通用语学习价值及趣味性的感知,提升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

客体。在教育活动中,活动系统的客体一般指学生所学的知识内容。本研究的客体是国家通用语的使用或相关活动的实践,试图通过主体对客体的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结果,即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重要性的认知,提升其国家通用语学习的积

极性。

共同体。共同体是所有参与活动系统人员的集合体,协作小组是相关活动开展的基础。本研究中协作小组可以由少数民族大学生组成,也可以包括其他民族的大学生,一方面,鉴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基础、技术基础等较为薄弱,需要汉族学生为其提供多方面支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行交流与分享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汉族学生群体,这既是活动开展的基本要求,更是拓展不同民族学生群体之间场域的路径。

工具。工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即主体进行实践作用于客体的过程需要工具的参与,工具分为物质工具和精神工具,在本研究中,物质工具包括电脑、手机(手机APP)、视频乃至纸笔等;精神工具包括国家通用语、思维方式、民族文化符号等。

分工。由于任务内容依据个人角色而定,所以这种分工不但是对任务的分配,更是对个人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实践中,相关的活动系统往往较为繁杂,个人难以有效应对,需要协作完成。为了保证任务分配

的合理性,需要在明确任务目标的基础上,对协作小组中成员角色进行定位,将活动任务进行拆分落实,以保证活动有序开展。

规则。规则可以分为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两种类型。在本研究中,显性规则以制定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为主要内容,例如活动要求、文本规范等。而隐性规则表现为不同个体之间默认的交互形式、价值观及态度等。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共同保证活动系统正常运转,保障活动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

2. 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激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活动设计的核心要点分析

语言环境。使用技术工具创建语言环境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及效果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价值在于创建虚实结合的语境,具有沉浸性、多感性、体验性等多重特征及优势。实质上,本研究意图通过主题活动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的价值认知及学习兴趣,进而实现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整体提升。技术通过语言输入及语言输出两阶段产生影响。技术在语言输入过程中的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技术提供更为丰富的国家通用语输入场景,技术媒介承载了更加丰富的国家通用语信息,提供了更多的国家通用语输入形式。语言输出是指个人的语言表达或文字表达,是个人思想及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技术在语言输出中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宽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的输出场景,增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输出的自我效能感,辅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表达,增加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的输出形式。技术对于打破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原有的“内部活动圈子”和“单一语言环境”具有优势,为创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国家通用语环境提供了可能。

文化情景。情景社会学认为,特定的文化情景对个人的行为及认知都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可度颇高,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其认知层面,更体现在其日常的言语及行为层面^[1]。研究还发现,文化情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影响路径有两条:文化传承的忧虑感和校园生活的文化情景。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国家通用语环境下,如何打消其对文化传承的忧虑,创建具有归属感的校园文化情景。技术在创建文化情景中具有先天优势,不仅体现在其创建文化情景的便捷性,更体现在其创建文化情景的沉浸性。通过视频或动画将学习者带入身临其境的文化氛围之中,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自己熟悉的文化情景中与他人交流,这无疑会增强其语言表达和交流的自信心。民

族文化传承的忧虑是阻碍少数民族大学生通用语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因此,相关活动设计中应当融入少数民族文化要素,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活动中进行民族文化内容的实践,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并且能够较大程度地打消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忧虑。

交往互动。语言最基本、最朴素的价值就是其作为交际媒介的功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往范围一般局限在民族群体的小圈子中,与其他民族学生群体的交集较少。因此,在进行相关活动设计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不同民族大学生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交往互动的广泛性,而信息技术在促进族群交往互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不同民族学生的交往互动体现在两个方面:组内协作和对外合作。

(二) 国家通用语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具有巨大价值。自我效能感可以划分为知觉自我效能和自我效能信念两种,前者是对于所要达到目标或结果的认知评估,后者是对自身能力认知取向或能力信念的感知,是自我效能的人格化^[2]。知觉自我效能和自我效能信念都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产生深远影响。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知觉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信念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自我效能信念不容易发生改变,而知觉自我效能则相对比较容易改变,因此,本研究进行干预过程中所涉及的自我效能感指的是知觉自我效能。

技术在促进学习者自我效能感提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3]。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发展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辅助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表达具有更好的效果,能够提升其进行语言表达的自信心;第二,技术环境下师生交互活动的便捷性以及问题反馈的及时性,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第三,相较于汉族学生而言,民族文化要素的融入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具有心理优势,对于其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很有益处;第四,开放且便捷的技术工具应用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同汉族群体的交流互动增多,进而提升其对自身语言水平的认知;第五,技术支持的多元化评价机制,尤其是不同群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活动的认可,可以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正确积极的自我归因。

(三) 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激发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与反馈体系

1. 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对活动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合理的评价体系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明晰活动的重点内容,对活动内容及个人行为进行一定约束。本研究所涉及的评价体系包括绩效内容、评价量规、评价机制等。

2. 反馈体系

反馈体系是教育教学活动按既定路线发展的重要保证。反馈体系建立在评价体系之上,充分发挥评价体系评估、引导作用^[5],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活动中发现问题以及修正问题的保证。本研究中,反馈体系包括反馈内容及反馈机制,技术作为背景要素已经充分融入评价体系与反馈体系之中,而事实上,评价体系与反馈体系的正常运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工具的应用。例如,为了评价量规保存及查看的便利性,以电子量规的形式发送给每个学生较为适宜,反思日志等内容也以数字化形式展示。而反馈体系与技术融合更为紧密,技术工具不仅为即时反馈提供了可能,而且使反馈更具精确性,能够通过技术工具将相关评价内容及时反馈到个人及小组,从而避免了问题和主体不匹配的问题。

(四) 以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激发为核心的保障体系

1. 技术保障

本研究的干预预设在技术环境下进行,并且技术已经深度融合在相关活动之中,因此,活动开展保障体系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技术保障问题。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自然环境以及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整体的技术素养有待提升,因此,我们不能以常规思维去看待某些事物。

2. 组织保障

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干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活动系统,优秀组织保障则是协调组织要素及关系快速投入实践的前提条件。组织保障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组建技术支持小组;第二,合理组建协作小组,进行角色分配与职能划分;第三,协调不同小组之间的合作。

3. 案例保障

案例以其典型性、直观性、现实性特征而成为人们研究某个现象或事物的重要对象^[6]。本研究中,优秀典型案例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活动样式的参考。关于特定主题下的活动类型及形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提供典型的案例能够为其小组活动提供借鉴。第二,提供操作性范例,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类似的技术细节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达到举

一反三的效果。

4. 激励机制

任何活动系统中,激励机制永远都是活动系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包括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在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过程中,既要考虑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精神动力,也要关注其外部动力。激励机制分为三个方面:课程分值激励、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

四、技术支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模型应用

(一) 干预研究设计

1. 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具体内容如下:选取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水平前测;按照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对实验班进行干预,以“基于国家通用语的数字化民族文化作品制作”的活动形式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制作数字化作品、进行作品分享并与其他民族学生交流互动,干预活动分三个主题开展;干预实验结束后进行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后测,对实验班及对照班进行前后对比测试。分析学生反思日志中学习态度及情绪变化趋势,进而间接了解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变化趋势。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选取实验班和对照班均为藏族大学生群体,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都来自西藏自治区,对照班及实验班处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学院、同一个专业,面对相同的师资队伍、相同的课程、相同的校园文化环境。实验班共计46人,对照班共计42人。

3. 研究工具

“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测量量表”是由国内学者针对藏族大学生群体开发的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测量量表^[7],该量表包括规范动机、成就动机、社会与文化动机、形象动机、自我实现动机5个维度,共计21道题项,以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计分,量表整体信度达到0.9以上,具有较佳的信度,能够直观反映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水平。经过试测,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仍能达到0.9,具有良好的信度。

4. 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依托智能手机搭建,结合校院全覆盖WiFi及手机4G网络充分整合藏族大学生现有的技术工具及软件,以最低的代价实现较高的效益。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数字化文化作品制作软件是指来画视频制作工具,该软件是一款简单易用的手绘视频创作

软件,拥有大量现成的模板及素材内容,使用者可轻松将照片、手绘图片、动画、声音等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该软件既有电脑版也有手机移动版,能够适应藏族大学生现有的技术设备。

5. 反馈及保障策略体系

(1) 技术培训

开展任何涉及技术的活动都需要进行活动主体技术基础的测查,用以了解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技术基础。少数民族大学生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技术培训。

(2) 划分小组

本研究的活动内容是数字化民族文化作品制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活动,个人往往难以完成所有活动内容,因此,必须进行活动分工。在活动分工中需要遵循两个要点:第一,性别异质化分组。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异质化的分组形式能够带来更为高效的活动讨论以及高质量的活动内容^[1]。第二,注重分工协作,明晰小组成员角色及其职能。本研究中,每个小组有4人(个别小组为3人),4人角色分别为内容撰写者、脚本设计者、视频制作者、剪辑及配音者,在组员中遴选一名组长负责督促组员完成任务以及协调小组分工,同时组织组员对本小组和其它小组作品进行评估。

(3) 案例支撑

案例是学习者自主学习重要的参照范式,案例所提供的真实教学情境、非线性超文本特征、启发性和示范性特征对学习者相关知识及能力的培养具有重

要价值^[18]。本研究中,案例的重要价值在于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作品制作的基本样式,以及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制作案例过程提供支架。

(4) 组建社交群组

学生群体之间除了日常面对面的交往,还需要创建一种无缝的技术环境以实现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5) 组建技术支援小组

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的技术基础一般较弱,对于国家通用语所表达的内容理解力较弱,语言表达能力及文字组织能力相对较弱,尽管任务难度较低,但仍然存在无法完成任务的风险。因此,有必要组建以现有学生群体为主体的技术支援小组,帮助藏族大学生解决所遇到的技术层次问题,能够显著降低技术负荷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干预实践及结果分析

活动的核心主题是“基于国家通用语的数字化民族文化作品制作”,涉及“家乡的自然地理及人文景观”“传统的家乡民居”“家乡的传统婚礼”3块子内容,分为3个主题活动进行,活动干预周期为3个月。

1. 实验班与对照班后测数据对比分析

通过对对照班(组1)及实验班(组2)前测数据分析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对照班及实验班后测数据都要高于其前测数据。而在对照班及实验班数据对比过程中发现,实验班数据总体及各维度分值普遍高于对照班,如表1所示。

表1 对照班及实验班均值

	实验班(N=46)		对照班(N=42)	
	前测(M±SD)	后测(M±SD)	前测(M±SD)	后测(M±SD)
规范动机	4.3006±0.4585	4.4451±0.2718	4.3436±0.3638	4.5360±0.2691
成就动机	4.5448±0.5859	4.4574±0.3000	4.5900±0.4243	4.4480±0.2600
社会与文化动机	4.3626±0.6130	4.3790±0.2404	4.2220±0.5121	4.2300±0.2455
形象动机	4.3626±0.8892	4.4193±0.6130	4.2700±0.5048	4.3989±0.4191
自我实现动机	4.1671±0.8892	4.5806±0.2768	4.2032±0.5958	4.4400±0.3250

为进一步明晰对照班和实验班差异强度,需要对实验班和对照班之间的后测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2所示,实验班及对照班在规范动机、成就动机、形象动机、自我实现动机等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社会与文化动机维度($t = -2.414, P = 0.019 < 0.05$)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干预在社会与文化动机维度更为显著,总体来看干预具有一定的效果。

2. 反思日志中学习者态度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反思日志撰写模板中设置了“对活动方式的反

思及评价”维度,对该部分内容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认识藏族大学生对活动方式及国家通用语学习的态度,进而掌握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总体状况。通过对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相关维度的分析发现,藏族大学生总体上对国家通用语学习持积极态度,这种积极性反映在两个方面:对活动的积极态度和对国家通用语学习的积极态度。然而需要明确的是,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是并存的,在对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分析过程中依然能够发现负面的内容,这种

负面内容包括对活动和内容的不认可、对相关活动不感兴趣。

表 2 独立样本 t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t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规范动机	1. 249	0. 217	0. 0908	0. 0727	-0. 0550	0. 2367
成就动机	-1. 659	0. 103	-0. 1262	0. 0760	-0. 2787	0. 0263
社会与文化动机	-2. 414	0. 019	-0. 1490	0. 0617	-0. 2728	-0. 0252
形象动机	-0. 207	0. 837	-0. 0205	0. 0990	-0. 2190	0. 1779
自我实现动机	-1. 749	0. 086	-0. 1406	0. 0804	-0. 3019	0. 0206

3 次反思日志中态度的变化能够直观显示出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发展趋势。因此,本研究将对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内容的归类化进行趋势分析。将其反思日志分为积极内容和非积极内容(包含中立性内容和消极性内容)两种类型,通过内容分析的形式进行计数分析。分析单位为每个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中的“对活动方式的反思及评价”维度。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受过培训的 2 名研究者按照上述分类进行划分,信度计算公式为: $R = n \times K / [1 + (n - 1) \times K]$ 。其中 R 为信度, n 为评判员人数, K 为平均相互同意度, $K = 2M / (N_1 + N_2)$, M 为相同条目数量。通过计算,其信度系数为 0.922,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计算可以发现,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所反映出的态度积极性总体是向上发展的,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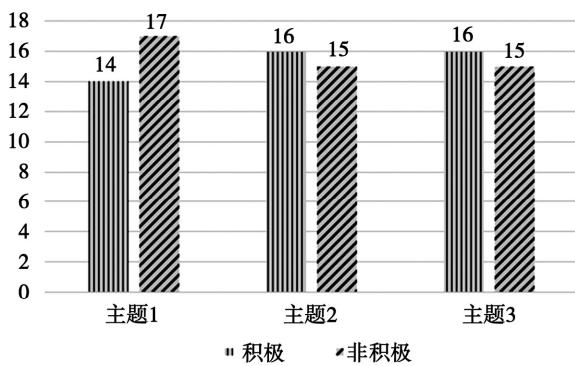


图 2 藏族大学生态度积极性变化趋势

3. 反思日志中学习者情绪的发展趋势分析

心理学研究认为,情绪是人们对客观事实所持的态度,能够直观反映个人的认知状态^[19]。反思日志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发现干预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中的内容更是学习者学习情绪的重要体现,对个人的学习动机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当前对情绪的分类有快乐、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讶六要素说,高兴、生气、悲伤、厌恶四要素说,高兴、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讶、喜好七要素说,以及积极、消极、中立三类型说等。多要素说虽然对情绪的划分更为

精确,却对情绪归类及分析有更高的要求,操作上也有更高的难度。积极、消极、中立三类型说是所有情绪分类中最为朴素的分类方法,该方法不去辨别细微情绪所属的要素,而将其归于更为宽泛的类别之中,此种方法虽然精准度欠佳,但是可操作性较强,更利于对个人情绪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因此,本研究将依据“三类型说”对藏族大学生参与活动中反思日志内容所反映的情绪进行分类。在进行反思日志分析之前,需要明晰的问题是:藏族大学生参与活动中的积极情绪对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是否有影响、藏族大学生在参与活动中积极情绪的变化规律是什么。

本研究按照积极、消极、中立三种情绪类型对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中的情绪进行归类,以每个具有独立语义的句子作为分析单元,进行类属的划分,例如“我觉着……非常好”属于积极情绪,“……不行”属于消极情绪,“一般般……”属于中立情绪。为了保证情绪类别划分的信度,受过培训的 2 名研究者按照上述示例分别对情绪类属进行划分,信度计算公式为: $R = n \times K / [1 + (n - 1) \times K]$ 。其中 R 为信度, n 为评判员人数, K 为平均相互同意度, $K = 2M / (N_1 + N_2)$, M 为相同条目数量。通过计算,其信度系数为 0.917,具有较高的信度。使用 SPSS 对积极情绪数量在所有情绪类型中所占比例与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关系进行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模型 R 方为 $0.681 > 0.6$,说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通过模型残差独立性检验可知, Durbin – Watson = 1.837, 查询 Durbin Watson 表可以发现, 1.837 出在无自相关性的值域之中, 认定残差独立, 通过检验, 使用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具有合理性。方差分析中 $F = 61.962$, $P = 0.000 < 0.01$, 表明由积极情绪和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建立的线性关系回归模型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如表 3 所示。

更进一步分析藏族大学生积极情绪和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如表 4 所示,非标准化 β

系数 = 4.760, 常量系数 = 3.088, 由此可知回归系数方程为 $Y = 4.760X + 3.088$, 回归系数显著性 $P = 0.000 < 0.01$ 具有显著性。因此, 基本可以认定藏族

大学生参与活动中撰写反思日志所反映的积极情绪对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表3 方差分析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7.535	1	7.535	61.962	.000
	残差	3.527	29	.122		
	总计	11.062	30			

表4 回归方程检验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试用版	t	Sig.	B 的 95.0% 置信区间	
		B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1	(常量)	3.088	.184	.825	16.761	.000	2.711	3.465
	积极情绪	4.760	.605		7.872	.000	3.523	5.996

通过图3可知, 藏族大学生三种情绪类别所占比例有一定差异, 中立情绪比例较高, 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比例较低。从其3次反思日志中的情绪变化分析可知, 其积极情绪类别所占比例具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中立情绪变化不大, 消极情绪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 其情绪随着干预活动的开展有了较为积极的变化, 而积极情绪对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具有预测作用, 因此, 通过干预活动的开展, 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具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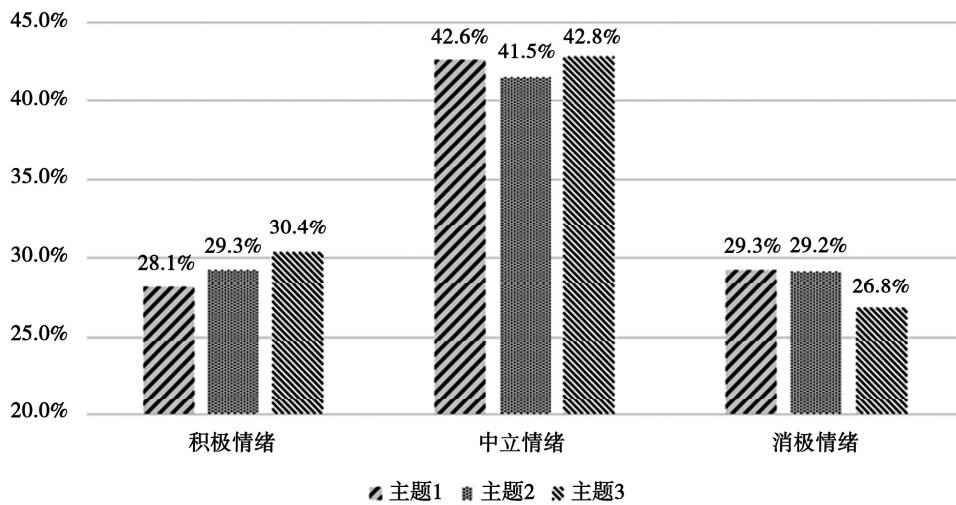


图3 藏族大学生反思日志中情绪变化趋势

五、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 研究结论

第一, 实验班学生国家通用语水平有较为显著的提升, 且实验班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高于对照班。对实验班前后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社会与文化动机维度 ($t = -2.470, P = 0.019 < 0.05$) 存在显著性差异, 自我实现动机维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t = -2.319, P = 0.027 < 0.05$)。通过实验班及对照班数据检验可以发现, 这种差异性在社会与文化动机维度更为显著 ($t = -2.414, P = 0.019 < 0.05$), 说明本研究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第二, 通过对反思日志的

编码分析发现, 大学生态度的积极性、积极情绪所占比例均得到了提升, 从侧面验证了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提升。

(二) 结果讨论

通过后测数据对比可以发现, 实验班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水平高于对照班, 且在社会与文化动机维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 这也与本研究中干预内容的选定具有关联性。基于此, 我们认为本研究所开展的干预活动是有效的。具体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 文化情景、交往互动、语言环境是活动设计的关键要素。文化情景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活动积极性的重要内容, 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化情景对

于其参与活动、讲述文化生活与故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视频或动画将少数民族大学生带入身临其境的文化氛围之中，让少数民族学生在自己熟悉的文化情景中与人交流，这无疑会增强其语言表达和交流的自信心。交往互动要素的价值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交往媒介价值的认识，以社交软件为核心内容的信息技术扩大和加深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同其他民族人员的交往场景和交往深度，提升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重要性的认识。语言环境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规范的语言环境有助于消除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有助于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技术创建语言环境的价值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的输入及输出，增强其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

第二，技术的开放性、便捷性特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的交往提升有益处。信息技术在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学生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首先，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等非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形式能够避免面对面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能力不足所造成的“胆怯”现象，削弱自信心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其社会交往的积极性；其次，信息技术的便捷性降低了不同民族学生群体之间互动的成本，使原来的面对面交流转变为面对面和即时通讯软件混合的沟通系统，有利于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产生；最后，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民族学生群体之间的活动场景，将以往“实体场景”变为“虚实结合场景”，且这种场景分布于学习、生活、社团活动等各个方面，更加有利于不同民族学生群体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有用性的感知。

第三，技术工具的介入增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效能感。降低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情感表达的意愿，有利于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信息技术在辅助个人情感及语言表达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一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羞怯情绪得到削弱，例如，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语言水平较低，对于面对面的交流与倾诉并不感兴趣，相反，对网络等社交媒体上的语言表达却有浓厚的兴趣，也更容易畅所欲言进行自我情感表达。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够提升个人表达内容及情感的深度及力度，从而使情感表达达到更好的效果，本研究中表现为文化作品制作中语言、音乐、动画等要素的融合，达到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情感及内容表达的效果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诉说、讲

述故事的意愿，而上述内容正是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重要表现形式。此外，在干预活动中所提供的优秀范例及技术工具（百度AI语音合成系统）能够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标准发音提供支架并增强其国家通用语表达的效能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六、结束语

以外国语学习的相关研究虽然本质上也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会有融入性动机与心理距离等情感因素，但是较少涉及到认同的因素。Dörnyei 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会分化为“双文化认同”^[20]，但是其本质上并不会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母语文化带来较大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也很少会过于担忧母语文化遭到侵蚀。因此，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都过度关注于不同国家人群之间语言的学习问题，忽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第二语言学习动机和影响因素，这其中涉及到文化背景、文化适应、文化抗拒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重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多种因素，而这种文化背景、文化适应与第二语言学习文化适应理论显然具有一定的差异^[21]。这种将外国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通用语学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表现在语言种类的差异上，也表现在文化距离的差异上，同时也表现在情感的差异上。

本研究在第二语言学习理论基础上融入技术与文化要素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构建了“技术支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干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活动内容进行实践干预。理论构建及实践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发生了积极变化，可为后续研究及实践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万明钢. 双语学习，千万别忽略态度和动机 [J]. 中国民族教育, 2017, 222(12):16.
- [2] 阿孜姑丽·司马义. 试论心理因素对汉语教学的影响及解决措施 [J]. 语文学刊, 2011(4):5-7.
- [3] 刘小丽, 何浩. 民族院校藏族学生汉语学习心理因素探析及心理疏导——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4(11):117-118.
- [4] 王娟. 新疆维吾尔族学生的语言态度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170-176.
- [5] 刘世理, 樊葳葳. 民族文化心理的认知与超越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6):94-98.
- [6] 白英, 滕星. 民族文化传承与双语教育发展 [J]. 思想战线,

- 2015, 41 (02) :58 – 63.
- [7] 陈荟, 孙振东.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J]. 教育学报, 2015, 11 (04) :8 – 13.
- [8] 张小华. 民族生“三语习得”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及对策研究——以青海民族大学藏族学生为例 [J]. 青海民族研究, 2016, 27 (01) :117 – 119.
- [9] Krashen S D. Lateralizati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Some new evidence [J]. Language learning, 1973, 23 (1) : 63 – 74.
- [10] 殷玉新. 情景学习理论及新进展研究——基于莱夫和温格的思想探索 [J]. 成人教育, 2014, 34 (10) :4 – 8.
- [11] 王国华, 俞树煜, 张立国. 藏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学习动机的维度及结构 [J].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20, 8 (04) :1 – 10.
- [12] 周文霞, 郭桂萍. 自我效能感:概念、理论和应用 [J]. 中国人大学学报, 2006 (01) :91 – 97.
- [13] 柏宏权, 韩庆年, 万曼. 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在线同伴互评行为的影响研究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9 (06) :45 – 52.
- [14] 方统法. 组织设计的知识基础论 [D]. 上海:复旦大学, 2003: 53 – 58.
- [15] 田恩舜.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研究 [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5:26 – 33.
- [16] 罗恒, 杨婷婷. 自主在线案例学习体验的构念模型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探索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8 (02) :83 – 91.
- [17] 蒋波, 谭顶良. 论高效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7 (7) :18 – 22.
- [18] 曹熙斌. 基于视频案例的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3 (10) :66 – 69.
- [19] 俞国良, 董妍. 学业情绪研究及其对学生发展的意义 [J]. 教育研究, 2005 (10) :39 – 43.
- [20] Dörnyei Z. Motivation and motivat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 (3) :273 – 284.
- [21] John H. Schumann. 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986, 7 (5) :379 – 392.

Enhancing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of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by technology ——Take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WANG Guohua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0)

Abstract: Analyzing analyzes the realistic factors of the weakening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mong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Constructed intervention model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supported by technology, which includ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ivities, self-efficacy, technical foundation, evaluation feedback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model, the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intervention cont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orks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There are two discoveries through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 first discovery is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improved as a whole, and the changes in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otivation are more significant. The second discovery is the motivation of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earning show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rend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flection log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Key words: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technology